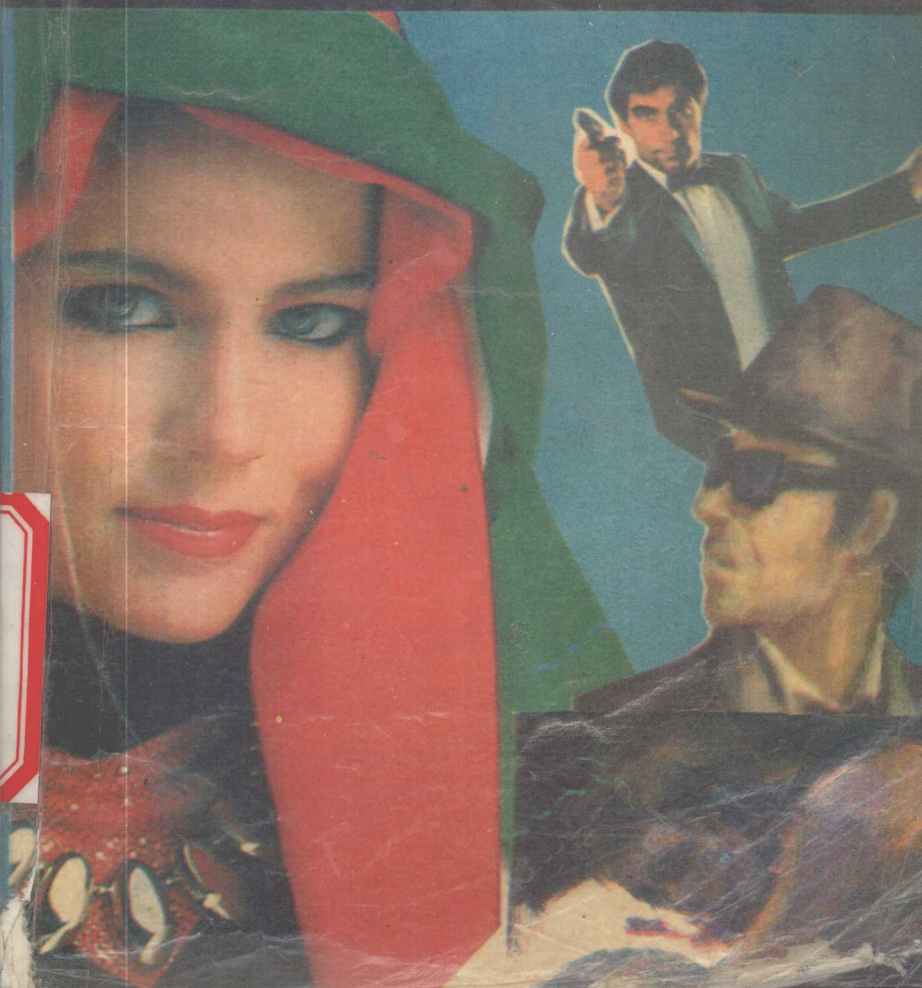


【美】罗斯·麦克唐纳
孟祥奎 王世杰 编译

● 沈阳出版社

爱恋与罪孽



爱恋与罪孽

〔美〕罗斯·麦克唐纳著

孟祥奎 王世杰 编译

沈阳出版社

1988年 · 沈阳

责任编辑 冯传玺

封面设计 陈 戈

责任校对 张 燕

爱恋与罪孽

【美】罗斯·麦克唐纳 著

孟祥奎 王世杰 编译

沈阳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13纬路2段19号)

沈阳市新华书店发行

梅河口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 / 32 字数 224 千字

印张 10 1/2 印数 1 - 100000册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 - 80556 - 007 - 2 / I · 1 定价: 3.00 元

主要人物介绍

卢·奥尔瑟 私人密探

拉尔夫·希尔曼 百万富翁

爱莲·希尔曼 拉尔夫·希尔曼的妻子

汤姆·希尔曼 私生子

斯苔拉·卡尔森 德林·卡尔森的女儿，汤姆的女友

巴斯蒂安 警察中尉

凯洛尔 汤姆的生母，曾在好莱坞当演员，后跟赌棍迈克·

加尔利出走

修珍·德留 电视编导，希尔曼的情妇，卢·奥尔瑟青年时期的恋人

阿恩·沃捷尔斯 私人密探

斯波蒂 教养院院长

迈克·加尔利 赌棍，诈骗犯

奥托·赛普 拳击手，迈克·加尔利的伙伴

迪克·利安德罗 拉尔夫·希尔曼夫妇的密友

德林·卡尔森 拉尔夫·希尔曼家的邻居

蕾·卡尔森 德林·卡尔森的妻子

约翰·西尔维斯特 旧电影院老板

伊莱查·魏特拉乌普 妇产科医生

凯蒂·奥格尔维 迪克·利安德罗的女友，大学生

第一章

一只浅蓝色的苍鹭立在海岸边混浊的水中，从远处看，恰似一座美妙的小雕象。

雨下得很大。雨点唰唰地扑打着汽车前窗的玻璃，雨刮器不停地拨动着。我驱车在洛杉矶和圣地亚哥城之间的公路上，去教养院参加一项紧急追捕案。

教养院是一座蜿蜒在海岸边的宽阔的庄园，当地人都管它叫做“忘却的浅滩”。

汽车刚一压上特制的踏板，大门便自动地敞开了。一位门卫匆匆向我走来。

“您有通行证吗？”

“斯波蒂博士邀我来的，我是密探奥尔瑟。”

“有这么回事。”他忙指着离大门一百来码的大灰楼说：“车可以停在行政大楼旁，斯波蒂博士的办公室就在那座楼里。”

斯波蒂博士早已在办公室里等着我。他握了握我的手，喃喃地说：

“很高兴见到您！”

他胖胖的紫脸膛，给我的印象是有点神经质，他的手柔软而冰冷。

“请坐。”斯波蒂做了一个礼节性的、熟练的手势。“我

们这儿出了点小事，通常我们不愿惊动密探人员。可是这一次，我担心会遇到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

“对不起，可不可以请您一起吃早饭？”

“谢谢，不必了。”

“我坦率地告诉你，奥尔瑟，”斯波蒂躊躇了片刻之后，说：“我们的教养院最近进来一个汤姆，昨夜他逃跑了。我接收这个汤姆并非本人所愿，而是对他父亲的一再坚持作了让步。现在拉尔夫·希尔曼拿儿子失踪的罪过给我们栽赃。他威胁说，如果他儿子有个好歹，就要同我们打官司。这桩事可能会大大损伤我们在社会舆论界中的声誉。”斯波蒂沉默了一会儿，仿佛自言自语地又补充说：“当然，罪过在佩奇身上。他太爱发火，你可以同佩奇先生谈谈，他知道所有的细节——汤姆离去的详细情况。”

“我也想拜访拜访希尔曼。他住在城里吗？”

“您最好先不要同他会晤。他刚才给我打来了电话。您的拜访会使他更加不愉快。”

斯波蒂从桌后站起来，走向靠近停车场的窗户，我也朝那扇窗户走去。窗外仍然下着细雨。

“我需要知道逃跑生的最详细的特征和他的习性。”

“在这方面，佩奇会给你更大的帮助。他每天同汤姆打交道。你还可以同老训练员梅洛太太谈谈，她是个善于观察的人。”

看样子，他认为有关汤姆的事情谈得越少，他对逃跑的事所负的责任就会显得越轻。“汤姆多大岁数？这也保密？”

在斯波蒂两腮垂下的皮肉上，这时出现了斑点。

“我反对用这样的腔调质问。”他稍微眯起眼睛说。

“这是您的权利。汤姆到底多大？”

“十七岁。”

“你有他的照片吗？”

“他父亲没有给。我可以简要地描述一下他的外貌。从外表看，他是一个很正经的年轻人，只是常常呈现着一副阴沉沉的面孔；高个子，六英尺左右，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一些。”

“眼睛呢？”

“依我看，眼睛是深蓝色的，栗色的头发，有着鹰一般的脸盘，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

“有什么特征吗？”

斯波蒂耸了耸肩说：“很难说。然而，我可以告诉您，这小伙子很倔强。”

“很倔强？”

“是的，好发火，又忍不住。他对父亲把他交给我们这件事非常不满。我们给他打了镇静剂。可是，没有见到特别的效果。”

“他给你们惹了不少祸吧？”

“比其他孩子多。老实说，很难设想我们还会接收他。”

“可是，您却派我去找到他。”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还讨论了报酬问题。他把支票交给我之后，我走向东边的宿舍楼去找佩奇先生。我来到大楼跟前，转过头来，仰视着附近的山峰，它们象一张张被人遗忘了的女人的愁脸，透过层层雨幕，直盯着远方的山谷。浅蓝色的苍鹭从附近的

沼泽地上腾起，徐徐地飞向山巅。

（大送别既热烈，而又幽静，最壮

“送别”

“静中见动，动中见静”

从“静中见动”——静中见动，而想开，静中见动，又静

静中——静中见动，静中见动，人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静中见动

第二章

教养院的东楼，看上去象一张奇特的圆形风景画，窗户建造得离地面很高，不仅狭窄而且安装了铁丝网。不管怎样掩饰，这里给人的印象仍象一所监狱。

几乎和我同时走进出口的是一列排着队的孩子们，他们给我的印象也是无精打采的。孩子们刚刚练过步伐，看来很累了，他们走起路来简直象残兵败将。

由两个稍大一些的孩子，在前头维持秩序。显然，他俩是班长。我跟着孩子们进入前厅。一个头发早该理了的小伙子，用肩膀碰了碰我的肩膀（象狗那样打着响鼻），当知道我并不想侮辱他时，便问：

——“您是我们的新训导员吗？”

“不，你们的训导员是佩奇先生。”

“他在哪儿？”

“在食堂，他们马上就要来。我们只有一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你几岁了？”

“九十九。”他顽皮地挤了挤眼说。我周围的孩子们都赞许地笑了起来。不管他们怎样开玩笑，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来的是父亲或母亲。

“您的姓名？”他显出很客气的样子问道，“我是弗雷德里克·廷德尔第三。”

“我是卢·奥尔瑟第一。”

我拉着他的手，把他领到一边。他毫不拘谨地和我并排坐在破皮座沙发上。

“你认识汤姆·希尔曼吗？弗雷德。”

“稍微知道一些，您是他的父亲？”

“我不是说过了么！”

“大人并不是总说真话的。我的父亲告诉我说，送我去军事学校学习……他是政府的大人物。”弗雷德灰心丧气地用另外一种声调补充道：“汤姆也未能同父亲和睦相处。他父亲把他骗到这儿。”男孩痛苦地笑了笑。

“汤姆和你谈了这些事吗？”

“没有。他到这儿总共才五……不，才六天。上个星期天把他弄了来，星期六晚上他就溜掉了。”和我一起坐在嘎吱嘎吱作响的沙发上的弗雷德，开始不安起来。“您是不是警察？”

“不是。”

“可是，我认为……您提问题的方式很象警察。”

“难道汤姆做了什么能使警察感兴趣的事吗？”

“我们大家都有罪。”弗雷德用眼睛扫了一下房间，低下了头。“他们把我也叫做‘刑事犯罪分子’，我伪造了身居高位的爸爸的姓，骗取了五十美元的支票，逃到洛杉矶的威克—恩特。”

“噢，汤姆闯了什么祸？”

“据我所知，他偷了一辆小汽车。可是他的父亲害怕宣扬出去，就把他拖到这里。您干么对汤姆的事这么感兴趣？”

“我必须找到他。”

“重新弄到这儿吗？”

“我怀疑这里还肯收留他。”

“那他真走运。我也想从这儿逃走，只是没有地方可去。我的爸爸也许会立即把我转给那些管少年犯的人。”

“那么，汤姆逃到哪儿去了？”

弗雷德哆嗦了一下，斜着眼睛瞅了我。

“这件事我没有对您讲过。”

“对，我顺便问问。”

“即使他有什么地方可去，他也不会告诉我的。”

“在教养院里他和谁要好？”

“没有人和他要好。有一天晚上我到他那儿去了一趟，可是我们没谈成。星期六晚上，他怂恿我们在宿舍里喧嚷，表示抗议，我们没有支持他，他害怕了，于是决定逃走。他只不过出于气愤。”

“你认为汤姆是不是……正象大夫所说的那种……噢，易动感情，变化无常的人？”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种人。”弗雷德用手指敲打着额头，歪着脸，装作疯子。“你瞅瞅我这张医学图！……”

佩奇先生走进屋来，孩子们顷刻间便停止了谈笑声。佩奇的办公室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屋，里面有一张堆满纸的桌子和两把椅子。他关上了门，不让前厅里传来的嘈杂声妨碍谈话。他打开了台灯，叹了一口气，便坐了下来。

“您想找我谈谈我的一个孩子的事吧？”

“是的，谈谈汤姆·希尔曼。”

这个名字使他感到恼火。

“您是他的父亲？”

“哪里的话，斯波蒂博士委托我找您谈谈。我是个密探。”

“如果……，如果汤姆·希尔曼留下的话，我也许会同他交上朋友。”

“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来？”

“逃跑了。他在花匠那儿偷了一把剪刀，把他屋里窗户上的铁丝网剪断了，便逃跑了。”

“什么时候？”

“在星期六的夜里。”

“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吗？”

“您问的是星期六晚上吗？他唆使孩子们向训导员和服务人员进攻。晚饭后，我从食堂出来，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企图说服孩子们，让他们不要服从这里的院规，并为废除它而斗争。孩子们中的一些易受鼓动者准备听从他，可是，我及时赶到了现场，制止了希尔曼，于是他向我扑来。”

“他打了您？”

“是的，我并不羞愧，我是在维护训导员的声誉。”佩奇抚摸着他的拳头。“我把他打翻在地。应当向孩子们显示显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们只尊敬那些使他们惧怕的人……”

“那么，后来呢？”

“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了斯波蒂博士，并建议叫汤姆蹲禁闭。可是，斯波蒂没有听从我的劝告。如果把汤姆关在禁闭室里，他也许就逃不掉。我们之中一切只怪斯波蒂。”他压低了声音说，“你在同他谈话时，请不要引用我的话。”

有人在敲门。

“佩奇先生！”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嗓音。

“是梅洛太太吗？我正在同斯波蒂博士派来的人谈话。”

“太好了。我们刚好需要个人，如果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的话。”

梅洛太太的两腮泛起厚厚的一层红晕，火红色的头发剪得很整齐。她身上穿着乌黑的连衣裙，还戴着人造珍珠做的项链。一双眼睛使她那漂亮的脸蛋大为逊色，好象由于过去的痛苦生活而失去了光泽。

“您好！”梅洛太太热情地向我打招呼。

“我是奥尔瑟，斯波蒂博士委托我来办汤姆·希尔曼的案子。”

“佩奇，你看起来很温顺，可是，实际上却惨无人道！如果您再打哪个孩子的话，我会想法亲自对付您。”

佩奇阴沉沉地瞅了那女人一眼，转身便走了出去。前厅里的喧哗声立即停止了，大概是他关上了隔音门。

“您能同我详细地谈谈汤姆·希尔曼的事吗？”

“我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这儿根本不是他呆的地方。汤姆也很快地领悟了这一点，便选择了逃跑这条道。”

“为什么您认为这里不是他呆的地方？”

“根本不该把他送到我们这儿来。这显然是我个人的意见。”

“斯波蒂博士却认为汤姆精神不正常。”

“斯波蒂博士在每个送到我们这儿来的少年身上，都能找到精神不正常的因素。您知不知道家长为孩子要付多少钱？每个月一千美元！”梅洛太太苦笑着说，“事实上，该关在这里的却应当是他们的双亲本人。是的，一千美元啊！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斯波蒂博士一年能有两万五千美元的收入。”

“还是把话题转到汤姆的身上吧。”我打断了这个女人的话，“为什么他的父亲要把他弄到这儿来？如果他并不需要精神病医疗。”

“不知道，也许因为想摆脱他。”

“为什么？”

“这孩子有过不愉快的事。”

“汤姆谈过吗？”

“没谈过，可我有眼睛。”

“您听说过他偷汽车的事吗！”

“没有，我没有听说过，可是，即使他这样做过也还是可以理解的。我怎么也不能把他列入未成年罪犯之中，不过别的孩子也一样。”

“汤姆好象很尊重您？”

“哪儿的话，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地了解他。他不想同我谈，除了教学时间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他自己屋子里度过的。”

“不是在考虑密切计划吗？”

梅洛太太眼中闪出一丝冷笑：

“这件事他们也告诉您了？那个孩子还是很有进取心的。不要对此大惊小怪。我站在孩子们一边。怎么能不这样呢？”

我开始喜欢梅洛太太。好象她觉察到了这一点，便走到我的跟前，摸了摸我的手。

“我希望您也跟我一样，我是说，应该站在汤姆一边。”

第三章

梅洛太太送我出了大楼的侧门。雨滴打在我的脸上，浓云聚集在山顶上，预示着连雨天到来了。

我又来到行政大楼，不管斯波蒂喜不喜欢，我想告诉他，我打算找汤姆的父亲谈谈。对汤姆截然不同的评论，妨碍我对他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他是一个能引起中年妇女同情的少年呢？还是象弗雷德那样的人呢？……

一辆豪华的小汽车开进院里。从车里走出一个穿着斜纹呢服装的人。他个子高高的，满头银发，肥头大耳，毫无疑问，此人很注意自己的外表修饰。当年他也许长得很漂亮。现在他脸上的表情却是忧心忡忡。

穿着斜纹呢服装的人飞快地走进行政大楼。我接踵而来，正碰上他同斯波蒂的女秘书争吵。

“我要求您向博士报告一下，就说我来了。”他激烈地反驳道。

“还得请您原谅，您得等一等。”

“我不能等！我的儿子在罪犯手中，他们正设法诈取我的金钱！”

“这是真的？”女秘书瞪着闪闪发亮的眼睛喊了一声。

姑娘道了歉，走进斯波蒂的办公室。我向希尔曼作了自我介绍。

“斯波蒂博士委托我找您的儿子。我很想先和您谈谈。您不反对吧！”

“好吧。”

希尔曼懒洋洋地握了握我的手，我感到他在颤栗。

“您刚才谈到了什么罪犯？还有诈骗……”

“是，是的！”希尔曼目不转睛地看着斯波蒂办公室的门。“他怎么还不开门出来？”

“如果您的儿子被绑架，斯波蒂也帮不了您的忙。现在应该找警察局。”

“绝不！先不能让警察局知道。我得到了不许向警察局报案的警告。”他看我一眼，并带有几分怀疑地问道：

“您不是警察局的人吧？”

“我已经向您解释过，我是密探。一个小时前才从洛杉矶来。您怎么知道汤姆被绑架？谁给您下达了不准向警察局报案的警告？”

“一名罪犯，他打电话给我，并警告我说，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一点风声，否则汤姆就会永远回不了家。”

“就是这样说的？”

“他还声称，如果他们能拿到钱，就告诉我们汤姆在哪儿。”

“多少钱？”

“两万五千美元。”

“他们已经到过您家？”

“还没有，中午之前就去。临来之前我到我的经济人那儿去了一趟，吩咐他卖掉一些股份。”

“令人羡慕的随机应变。可是，希尔曼先生，我怎么也

不明白，什么东西把您引到这儿来的。”

“我不相信在这儿工作的这些人。”希尔曼压低嗓音说，“罪犯是在这里的一个同伙的帮助下把汤姆引走的。这始终使我安静不下来，现在院方企图掩盖真相。”

“很可疑，我已经同汤姆的训导员谈过了。星期六晚上，他和您的儿子发生了冲突，后来汤姆割断了窗户上的铁丝网，越过障碍物逃走了。另一位训导员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训导员中未必有谁敢公开驳倒院方。”

“噢，我说的那个训导员就敢这么做。如果您的儿子被绑架，这可能发生在他从这儿逃跑之前……请告诉我，汤姆从前因刑事犯罪而被人跟踪过吗？”

“您发疯了？”

“听说他偷了一辆小汽车。”

“汤姆没偷过汽车。”希尔曼暴躁地打断了我的话，避开我的目光说道，“汽车是他从邻居那儿借的，损坏汽车完全是偶然的，这使他非常懊恼……”

希尔曼是这样地烦躁，以至于话也说不出，气也不够用——他张开了嘴巴，又把它合上了，活象一条刚捞出的鱼。

“您给不给这两万五千美元？”我不无兴趣地问道，“先准备着，等待新旨令吗？”

希尔曼忧郁地点了点头。这时我才发觉，斯波蒂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前。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和听没听到我们的谈话。希尔曼发现有人注意到他，便在女秘书和一个长着一副瘦长脸的人的陪同下，走进接待室。